䙡齋論文

予自十三便學古文成童後讀古人書漸多乃日有所得壯年讀全部史漢沃聞士君子之論證諸名公談文攻擊駁辯之言所見又一進晚讀朱子書通論名臣大儒併其著述得失則又聞所未聞舉前日之宗法服習月耽玩而不忍捨者乃深見其離合向背之所以然今六十年矣即非博學而心目所經歷者日多每欲向後生言之頗少解人子孫又不能承吾志有歎息志廢而已會尉縣訓王二子求吾纂述讀撰之書既貽之矣五弟適來惜吾於古文最深而言之甚畧請仿詩談例彙一小冊留貽後學焉知無能解者乘慮州中古學失傳

有志之士無所憑藉而起將令苗脉永絕大可憂也乎初不欲為此已而夜眠旦思費如許功力老無所用又不傳人脫不幸而死誰知其腹中有此會解有此欲言難言之隱又誰知古人秘妙可取而不能取哉此意一動如水涌箸箭拔出必瀉乃掃陋室置紙筆想到便書亦無倫次凡所讀所見所評所辯約畧大槩詞不能工尤恐其辭雖力言里語有可達吾意而幼學易曉者諄諄告之竭六日力僅得百八十條由老而健忘或寄在羣書日記者都不能追復姑就目前所懷傾口而出聊盡吾心耳嗟乎後有深心好古之人聰明才力十倍於

我必能補其所未備發揮先哲遺訓衍文脉於無窮是
老人所蔫目待之者耆辛丑六月十日山南書隱老人
張謙宜七十三歲自譔

覩齋論文目錄

覲齋論文卷一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統論

古文不振古人之道不行也古人得六經之要旨修身慎行不得已而有言天下信之君子許之然後可以命世而行遠方其措思一準乎天理人心之正及其下筆又有千仞壁立不可搖奪之勢富貴聲氣不足以動其心顛沛流離不足以易其守是非必取法於春秋去取必折衷於先儒以是而言臨文但見其氷霜滿面手掣風雷庶幾登作者之壇列儒林之班矣

文人無行自昔爲病故學者必先立志讀書明理時便須與聖賢爲徒不耑以文自喜文自發生未落筆時自已撿點此言一出必有關於名教必有益於民生必有當於關名節正人心必能闡經文未暢之蘊必能破迂曲邪雜之見如此乃得古文之益若先自處卑瑣不敢傷觸古人又懼忤犯時貴嫗姁嚅囁不敢自出機杼舒洩意氣則是陪堂婢妾奴隸乞丐之言何足以辱古文哉

以文求名利固是下品以文博官職以文免禍患以文撿罪愆獨得爲高行乎古人書陳橋一事天雷劈棻而

不偏書枋頭一敗以湛族而不愧具此定力吾許之為著作手書陳橋兵變元人陳子經書枋頭兵敗晉人王述

書要只管讀理要只管析蓄之將多所見透底可以言矣且勿輕出遲之又久如饑鷹掣臂如秋水崩堤浩浩勃勃禁止不住斯為得之蓋文心初茁勢尚嫩軟一有摧折不能復生故也學者勿急於見長勿急於求名一有此病終身無成戒之戒之

文字初成自覺快心萬不可滿足當求老成積學之士商酌我見理不到處多見事偏執處多或論一人其生平尚未盡知其時勢尚未全看又或其年月先後未能

考証此皆須人指點如有疵病可改者速改可删者速

删勿姑息苟且貽後日之悔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此行文之格言也膽大則

能剏獲心小則能入細膽雖大而心不小或是粗莽心

雖小而膽不大必至萎葸惟明理足以壯吾膽惟有識

足以擴充吾膽惟養氣足以推行吾膽合而一之然後

言人所不敢言而心不懾言人所不能言而衆不疑此

豈小生伎倆哉

義有大體如君相之命百僚子弟之承父兄是也文有

定體如上衣不可爲下裳廳事不可爲園亭是也如疏

表而以瑣屑爲詳密序記而以艷冶爲風流碑誌傳狀而以諛佞回護爲長厚皆爲失體今有鎔銅爲器似鼎又似爵如鐏又如洗雕琱鏤極工嵌珠塡碧識者不直一笑耳

文必成家然後可以問世如韓柳歐蘇王曾之集曾無撏撦規摹者學古文認定一家寢食以之流離患難以之死生以之到自由自屋規模已定邦又勉强移易不得中間豈無旁苑然總化爲一路蜂之釀蜜最可取象參觀如觀武庫戈甲旂旄無所不有豈得名爲兵家如侍西淸圖書球璧彌目皆寶豈得號爲鋪肆學者高著

眼界大關心胷乃謂之鴻儒領袖

見箇道理了忍不住張眉努目擦掌磨拳惟恐說不盡此便是少涵養何以治之潛心理路氣質自和和平而有公忿公論雖發泄自有蘊藉雖排擊不傷大雅此所謂君子之言也

文品以人品爲本學識并到筆下能擇能捨立言務取矜貴其品自高雖八家大作手文品有時而低或貪用麗詞偶得小巧少一偏注便爲文累又有周旋貴人有名無實者當時後世不免學者嗤笑尤爲低品

古人當其位行其事或指斥奸佞或論民生利病皆不

得不言又生當無諱之世受知遇之恩本身之學問品行久孚於公論然後感慨淋漓一往傾寫其文亦鬱勃磊與日月爭光自非然者遵言遜之戒守含章之貞相時立言自有尺度已

作各體文原本經術根極理要儒者之風也縱令英爽豪俊不溢繩墨若逞恃聰明雜以世情異教故爲譸張矯激之詞恣口放言無所忌憚直里巷小人中識字弄筆者耳何足道哉

一口兩舌人皆惡之後世文士說理學則斥異端崇佛道汲呶儒者反覆不情豈得謂之端士程子斥邪九云

無可說便不得不說願爲操觚者進一解毋看名公文集一遇此等便欲痛下刪除

文人厭常喜新如投胎奪舍轉世冥報以及神仙鬼怪之說雖大家不免信向不知三才之間五倫以內艱難險阻何所不有但能蒐剔闡揚固已無奇不備豈必瑣屑妄誕甘入小說而不辭哉

爲文必須理正言之奪之不敢有私心下筆期於理通抑揚反覆行乎不得不然而非以媚世何消占地步先自處於無過之地何消自標榜置著作於毀譽之外如此則善矣

凡爲古文先掃去世情以我識見議論爲主周旋則黏滯纏繞不得自快矣間遇豐功大業奇才卓行皆供我筆墨揮灑可則表之否則倒之使我意暢而詞潔入與事應幾附文以傳子長作史記最上者也唐宋八家間有贈送序其不可廢者皆用此法

文以載道明理不止效其聲響說話如昌黎見得頗正歐陽又說得委婉南豐得其典雅然只得其粗不能造微蘇家談經一味強口奪正詞說到中庸性命支離舛錯徒增嗤笑耳後學莫看老莊佛書自添業障

凡爲文未落筆前便須嚴以自持既脫稿後尤當加意

撿點少不自愜早早割愛如此修省猶恐有護短處況大意聽之耶

人之本質譬如素練看是何色打底子若是理學開頭腐鈍之癖恐難展拓若從文字入手跳浪之氣未易驅除必不得已博學於文章約之以正理使才調英發而心志端正庶乎不錯此自己體貼而得者先儒必以爲倒說於救時或是折肱之語

理學文章天似設立兩界以限人理路深光芒必須外斂文采盛道理一定粗疎盡仁義禮智之書必伏下身子擡住思路非平鋪砍剁不可一平鋪則波瀾俱息氣

太極圖說豈可以文論

缺全無文不足以言文矣有志者思所以自立可也

理學文字最不易作挨老本子說則板直弄些筆姿則走作惟是理脈浹洽意思含蓄方有學者氣象

宋文第一篇是太極圖說然板板平鋪怎比得歐曾只此便是分限雖有豪傑跳到理學坑中必黏住入古文津涯必放蕩二百七十年只有方希直然止得蘇長公一派求如歐之風神曾之厚重尚不能兼況他人乎

談理不腐惟有先聖先賢之書下此不免被他膠黏動止不得自由先須理清如水又須力大如龍龍之擣海是甚聲勢然難難之又難

謂道理不得帶冬烘味頌官人萬勿效箴片態贊神功又全非巫覡語除此三病再質諸古人

學者徒知舉業不可爲古文不知四書五經皆古文也究其理繹其旨涵養深厚而直道其所見法漢人之質勁而汰其蕩詖憫靡之陋不更善耶苟欲爲古文而先叛乎聖人之言則果如漢人無益也

世徒見蒼茫澁奧者爲古文及見工緻圓美者則疑之祇知雄渾排奡者爲古文示以纏綿委婉者又輕之不知三百篇忠臣孝子之吟與左史有何差別至性爲古文根本願學者之深思也

文字一眞便兼衆妙

詞古不如意古意何以古循理明義不迎合畏避一如古人之立身而已

迎合時君諂諛竿相此古人必不肯做之事未做文時先存古人之心方有根柢不然於字句聲調上求之只似戲子登臺學說官話耳

古文不在字句而在立意言必關乎名教不委曲徇人者古人立身立言之根本也必有其實然後文成而人信之

年友咎自村患吾毎篇文必占地步夫地步者一生所

居之是處也如昌黎一生闢佛雖與浮屠遊未嘗以彼為聖人之徒蓋地步者人之心術品行所在若因為文必求諧俗遂舉生平而盡喪之文雖傳其人已見棄於君子況不傳乎是說乎不致從且自勉焉

以善予人豈非厚道然天理良心自有準則如羿子稱銀千百十兩分釐毫忽俱不許差一差便是我不精細受者便有輕重不均之歎矣謹慎小心以史法為衡此春秋之教也

評論人物援引證據勿震其名先覈其實心術必端人品必粹行事必合宜斯我所當企慕稱道者勿論其名

位功業勿眩於議論幷乘勿溺於詩文字畫若止是隨聲附和不謂之知人取法

論人之是非不當自已亦有罪過艾千子回護嚴嵩罵王世貞爲無君出脫丁汝夔以不出兵爲持重一時自謂高論後來王阮亭直指爲喪心悖謬天下快之誰謂後來人不能扶持公道乎

講經書論詩文先期於無黨無偏如素所尊信師法之人有萬分是一分不是也須辨別心知其故但不必顯言耳若一槩回護力拄衆口是亦門戶之陋習非虛公之正道也

凡古人已定之案登峯造極之作不必強爲翻駁與之爭勝徒增笑話枉費心思何益之有如邱濬說岳飛必不能恢復秦檜有再造之功即此可知其心術邪僻

文字有意思方有議論不然只是裝飾塗抹而已然意思又要有根柢

文必直抒所見然後可傳必八面周旋都無是處

論人論事論世皆理也不可岐視文必準乎理已是作手至意從理出氣由理充則希世一見者也惟方正學能之歸震川次之

古人言之有物能見其大雖遊戲假託之文亦成局面

後人猥瑣拘曲所理不過字畫圓亭飲食聲伎儘力支撑無非嗜欲其文如一擔燈草燒灰不及數合何足道哉

胷中無書做不得胷中書多又做不得後生當記吾言隨所見文集秘驗之

凡爲佶屈聱牙組織艷冶之文皆中無所見務在藏拙遯名吾所云胷中書多亦做不得者卽此可見

文章必要討好亦是一病如蘇州清客時時揩面拭唇衣冠鞋韈并無點塵細看反覺小樣若天日之表不衫不履顧盼生風自是千人俱廢文家要進此一解

大家取方言亦成典則小家作莊語總是輕儇

引證古事當剪裁搏節勿令厖雜勿令不暢不明

抗懷古典而今世萬不可行雖經術皆土苴也

凡文章幽眇佶曲冷峭孤寒畢竟不佳可玩而不必摹

恐爲所誘便不能出已

文無巨細其理一也古人於極沒要緊處皆鄭重嚴毅

絕不草率所謂修辭立誠也

古人筆意轉換處反正錯綜乃見古趣正不在字句也

後生所謂古色古貌鈍賊最低手耳

古文雖尙緼藉不許平衍雖貴揮霍不得狂暴雖宜典

雅勿事餖飣

為文峭潔則近古學徒識之

古文看似平鋪越讀越覺峯巒合沓此方是有工夫

古文以無套數為佳如絕頂武藝坐豁攀搊出入百萬

軍中自無敵手

古文之妙如絕頂武藝與打塲人交手初無架勢花點

等他槍棒偪身但轉掉進步彼已受傷仆地此手法別

心眼高於熖人討好外另有精神者

凡行文虛易掀翻實難轉換弄奇可以動人平衍不能

討好操觚者審之自有向上一著在

文字平行最是難如舟凌水如牛 䠀地越沒波浪越不傾敧才見扶犁把柁之苦

古文妙處全在有滋味滋者其蔪然不滓時文所不能汩者也

筆疎而事覈最不易到

古文高乎其正為其人寫生處妙固不待言往往旁襯閒文淡淡著筆其人其事俱卓犖堪傳讀書者無心過之益人神智

文不換手便是率

文有陡勢頗好然須有放平處字字陡豎不成文體矣

古人文字峭古是骨格挺拔煅煉精嚴音頭節奏俱以無心入妙若專於此留心恐遂爲小巫耳

太行自塞外來屢起屢伏倏近倏遠逮京師之西山磅礴南下帶北直控山西蟠河南之北截直至蒲州爲黃河攔住莽莽蒼蒼者數千里不絶故是海内大觀若處處玲瓏峯峯峭削特一邱一壑之奇氣象狹小矣大家文須作如是觀

嘗遊蜀登鳳嶺北望羣山之峯如疊浪循龍向背南眺遠岫如排戟反令人鬱塞不快此可悟平而後遠之理以文論清疏中時出高秀者勝

文字乍看似好久看減色者多已必熟看冷看愈久愈
佳此爲第一 吾於震川見之矣

文字純用秋冬之氣亦不可

刻苦錘煅之文與天趣流行之作本非二致學者其細
參之

無中生有不可支離妄誕不可含血噴人必是揆情度
理勢所必至然後挑剔設想或不甚差

設身處地代爲劈劃固佳然時勢或有不同材力或有
不齊此難執自己意見誣罔前人

雞豬魚蝦遍國所同而滋味有美有不美其做手不同

也何謂微乎心思烹鍊是也
黃河千里一曲九折入海水所奔注即其直也水添得
多力量自大
才讀一未見之書愛其新頴極力嘔吐在文字上此胃
不化穀之症也
爲官作文一要辣二要冷面帶霜威筆如巨石之墜於
山方可脫俗
最厭取古人以况今人果其學耑一家神似入微必不
能一手而分彙多長若汎指貢諛即如戲子衣冠人人
可用終非所有恩之失矣

今人作文好用典故襯貼實跡如割死人肉黏在活人面上模樣更看不得

凡文字色澤音節間架事事現成却正是俗惟深於八家者知之

古文各有家門體製遞相仿效如客難賓戲進學解所自來也其妙全在不甚似若文選中七發七啟演連珠令人厭觀後來不必效顰

四書五經只資其理取其法若句櫛字比而欲摹仿其貌是亦揚雄王通王莽而已賊經侮聖莫大於此

儀禮考工節無冗句句無襯字人不敢不尊為至文若

要与道學者手居固自足之矣

欲學之譬如私鑄銅器刀刻藥染充作骨董徒見笑於識者耳

凡文論利害形勢若説得暢亦是詞達不單指明理而已然則自漢至宋達者不少若賈誼陸贄三蘇歐陽皆其人也

讀詩古文使人心蕩讀理學書使人心收

絸齋論文卷二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細論一

梁鎦勰（音協）作文心雕龍其宗經篇曰論說詞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此因物示誡之詞也）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此誌中韵言也）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者也愚按古文源流數語盡之故首錄以示人（已下源流）

古文互相接衍自成變化如左傳自成一體史記用作

列國世家其質核明暢自就史遷手筆與原文之儁永矜貴又自不同然左氏典麗端凝之秘始一排宕滌刷令人爽快西漢承國策遺風但知利害當其得意有法而無法此所以妙也東漢潤以經術典贍厚重其流弊已啟六朝彼時人尚文學惟恐卑淺薄劣只得敷以英華久之詞能埋頂完或生疣其氣不充借婉轉以養度筆絕不勁假駢儷以增雄方鈍平行勢難掉運字雕句琢神采先萎兼之名理壞於佛老議論習爲摸稜文運交衰世無寧宇矣韓文公初起舉世非之而不顧見理雖粗文能近正柳子厚人非君子文實清高其學國語

水經不見其痕是爲融化歐陽學韓而不見其爲韓東坡學孟子而不見其爲孟子南豐學劉向匡衡而不見爲向衡老泉荆公各學申韓而各成一門戶善於變也如糞壤之培麥稻脫穢生華如麥稻之爲飯餌蒸溲爲餅此皆其心血醞釀精神堅定故於應試爲官之後讀書益勤爲文更苦卓哉此志宜其千古不朽也

漢唐宋而下明之方正學意從理生氣足以達之得蘇筆而去其駁者也繼起有歸太僕吸太史公神髓機由我運如怒龍之攪海風雨之移山莫與爭矣王道思澤於經術典重溫密所不足者峭蒨高潔耳他若徐文長

如此論則南派從正也北派僞派也

之跳梁袁中郎之儇脫不足效也

古文有南北派南派以八家爲宗自宋濂傳方孝孺後有王愼中茅坤唐順之歸有光北派以秦漢爲主李攀龍王世貞倡之李夢陽和之其實八家爲秦漢眞傳王李所謂秦漢非秦漢之精特其渣滓耳

古文對淫艷排偶之文而言不獨八股一種如宋人論經書命題而以四六叶韵爲賦是亦時文也凡稱古者不止散行其句調轉折似在人意中實出人意外不畢靡猥瑣不甜熟滑溜皆所謂古也此由於道理明識見高筆力健而氣象大不可以強取不可以貌求也儘有

詞皆選練典故現成官腔穩重而不免於俗者又有故作清態能爲雅語而益見其俗者此又在胸襟識趣上微細分别非多讀前人書不知師法非多見今人作不知鑒戒已下品格

古器如壺罇巵匜必不適今人用然欵製渾樸料精而工細萬萬非巧匠所能摹彷其氣象高雅不在斑爛缺陷且如古器花叚有龍鳳蟬魚者皆畧具形似不害其雅漢唐鏡背麟鳳花鳥極其工緻而品反低試思其故古工匠極巧其製器今謂之拙者不便於人用也故今之椀盞盤盒不可爲清廟明堂之法物

物之古者非今人所必用特以製作方拙共傳以相異耳果其真能爲古文其議論體格未有一二諧俗者也美玉加以琢磨光采曜目入土千年光華內斂一種古色若隱若顯此人間至寶也若枯槁如灰如甎是棄物也學者多讀書深涵養久久乃有此象

凡古銅器去其土氣水氣自有黯然透骨之色古文本色如是如是

銅玉器凡出土者定有斑翠然色澤必闇淡滋潤若光采奪目便是假物

孫文融之論文其最貴者曰質曰峭曰鍊子謂著溢雅

可聚皆古文上品學者識此數字具此數長則平漫軟
膩之氣不祛自退
質非鄙樸如金珠玉光本自天成不待藻飾○質者天
然形色如玉之白如金之黃不用粉飾自有實色故古
文貴之
峭文勢之孤立也如孤峯懸崖可仰而不可攀不輕出
手不輕下字思之思之刻苦而後得之或句峭或字峭
通篇不過一兩處如人面之有鼻是特高於頰輔者若
滿面俱是鼻便不成人形矣○峭字最不易言閒意莫
將他閒筆莫用他出手要有勢却不要平熟勢脫口要

有致却不要軟滑致掉運須有情却不要甜俗情汰除再四擺棄排孱而忽遇之

鍊之一字非博學無所資非深心不能擇如銷銀必去其鉛礦留其精英古文有鏗鏘響亮者皆自鍊中來○鍊如良工造劍鐵無纖翳鋒芒四出○煆煉由衷博則有資精自生光○以心力經營爲爐火以反覆揀擇爲匠作乃成片段後生識之熟自然成○文者理之胚心之神力之銳積數十年讀書以養之然後可用譬之劍經百鍊精極而鋒不可當○文以鍊意鍊氣爲上鍊格與詞又次之○用筆簡而無意不暢此鍊法也惟太僕

有此本領

蒼最難言草木初生其色蒼蒼兼淡而言也山之積翠具曰蒼兼秀而言也人之鬚髮半白曰蒼兼老而言也古文之蒼取老取秀取淡浮動於字句聲調之外者是○蒼非闇淡故言蒼者必秀蒼非綿采故言蒼者必古蒼又非妖艷故言蒼者必老確然似孱頹然似放奇橫峭蒨似無範吾無以求之庶幾多讀書習靜悟頓挫瀏灕而惝恍相感於筆墨之外能之乎○蒼可悅而不可毀非不可毀骨未堅神未全氣未暢而色未足則亦不可毀取也夫

澁之一字文家所忌而不知其妙用鼎商彝其稜角瑚鏤著手不甚便利者象物示戒防人縱欲之意深也若蘇製錫壺光華輕秀焉所得古意乎○澁在色澤上論如英石筆架其峯巒皺豐正以不待琢磨為佳若刻玉為山便乏生趣○字不虛下故堅而不流思路必深刻故利而能入此之謂澁如寶刀之刃不可捫非果核之苦辣蟄唇也

雅即鴉之本字借作文字品目鴉背純黑映日則赤光浮動故色澤黯淡而不枯槁者類謂之雅如壘綠石青未嘗無色但不若赤黃紫綠之耀眼耳文家意雅為上

謂雅次之聲響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試取詩中雅頌與後世樂府子夜竹枝比看孰雅孰不雅自見再取江都中壘諸文與六朝詞賦比看孰雅孰不雅又見矣如廟堂詩誥講堂疏義豈可與街談巷說同聽好古者知之

淨即鍊也篇章字句不可增減如燒錘百徧之鐵纖翳俱無是之謂淨

聚字之妙人多不解凡無浮泛纖語繞其毫端讀之凜不可犯確乎有據皆聚之妙也

生與脆相近如桃熟八分食之爽口若極熟糜爛一味

甜俗而已

潔謂句煅字煉不可那移加減之義非取熟軟輕俳不礙時文秀才眼也

文章布置須如東坡云先有成竹於胸中悍然落筆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其數詞也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其設色也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至哉斯言所當服膺者矣 已下章法

凡文之未成胸中先有箇緣故文機已動心中先定箇主意文筆一動手要有箇節制或縱或斂忽斷忽續自設關鎖自已能開自入險地自能救轉事理求暢萬言

非多意思已盡十行非少兩漢八家之外皆可印證取

法

文字無論雅俗皆須先定主意主意已定然後用虛實

反正開闔照應以發之惟其只是一箇主意故曲折變

化而不離乎宗所謂一片渾成也其不能者原是主意

立不起故分不開耳

文之主宰如五臟之有心其肝肺腸胃皆護衛而爲之

用者若腔子中止有一心內裏便不實外體亦不充矣

行文先定大局其中之平行側行翻腰掉尾總是一氣

如生龍活虎渾身有力

開端須想接手如何伏身便想跳起如何進步先留餘

地旁撑須照攔頭

每讀古人文到結尾分外留心或冷或淡或趣或煞要

回看全篇看他收住收不住

照應法是文字血脉流通處拙手止於交絡首尾幾成

爛套惟王道思神明此法遍身俱是筋節步步回顧處

處勾連或以應爲發揮或以應爲咏嘆或以應爲關攔

或以應爲申繳或以應爲催趕或以應作餘波顛倒縱

横各極其妙

曾家文法要步步聯絡如治絲之散勾總攝故反覆蹈

藉而不嫌于複此法宜知

文趨渾厚一路恐其凝結不流故頻頻提掇以醒之此南豐道思家法也

文章一氣孤行又須時時換手不換則板滯矣如駢散之相間疾徐之相權曲直之相接皆換手也然語換而意必貫調換而機自流又無容雜亂凡古人傳文皆可細驗

栽樹必相去四五尺不則枝葉長成互相妨礙此文家所以貴疎也只看史記落落寫大意不稠濁堆排處皆疎之妙也

古人文字多於前面暗立主意行至中間忽然折回一照又拖下去此如山盤水遶一氣磅礴王道思集中有此法

凡敎古文祇暢吾意用筆起伏布置錯落當師古人若襲其詞仿其調下之下也已下筆法

鶻之搏兎飛上雲眼忽然掠翅下擊百發百中筆勢起落以是思之

古人承接轉合全在虛字然不得如時文活套有上句虛字便有下句虛字一定腔板用之爛熟故筆路要別

別者欲其生又欲其順此暗轉大轉拗接斷接所以為

古人秘妙也暗轉者不用虛字意思潛移也大轉者用
夫字向上一騰便於落下落處即轉之機也拗者斜勢
擺起正當其縫也斷者似完未完餘脉奓出也有此四
法則文勢不可捉搦文波不可測度與扶牆靠壁之轉
折此呼彼吸之虛字相去天淵矣
蘇家文字只是運筆有將分或引證發論或借勢生波
務要推宕得開文情方暢恐浩汎無歸者提勒本意本
意急切說不暢又拓開去開縱另然一翻一覆一起一
落此之謂筆勢不見元宵弄龍燈者乎燈毬為珠火龍
奔逐珠向上仰龍亦向上珠向下撇龍亦向下有時珠

上龍下有時龍上珠下總以不遠合爲好勢若才走便教蟠珠呑噬一切解數都沒看者亦索然矣

節奏者文句中長短疾徐紆曲歎薄之取勢是也聲響者文逗中下字之平仄死活浮動沉實之音韵是也雖無定局自有操縱若步步扯繩寸寸栽𣏌又非通人之雅裁文人之樂事矣熟而能化自無此症已下調法

錯落者句調布置之參差也堆排固屬可厭單弱亦非良工斟酌於疎密離合之間別行一路逦邐開展則文勢有鋒文情有節矣叙事之文此法尤須講究每段落脚起頭不相黏綴而神氣呼吸滋味浸灌皆錯落中針

線聯絡之秘妙也
點綴者恐文境寂寞也間以俏字錬句錯置其間令人
起眼如流水忽帶桃花如寶器瓌以珠玉此就一處言
之也若通篇敘事忽夾議論忽採入奏疏制誥亦是點
綴論大片段則有互襯拋閃之法若堆在一處反爲大
累昔從先君入蜀行至棧道正值殘秋樹色赤綠黃紫
兼有石青粉畫一路與蒼峯翠岫掩映合沓此天地之
大點綴也
文家錯磨圓滑圓令人快然無澁味則傾瀉無餘蘊有
澁味而不善變又苦沉滯刻意琢錬又僥有涵養停蓄

大力驅遣惟東漢鎦向能之

漢人每用禿句頓住如書法直畫之用迴鋒然須氣足

詞勁方收得住如賈捐之罷珠厓對遂罷珠厓耑用恤

關東爲憂是其例也已下句法

孝鹿門連用長句近於堆排又有急口令如菓子舖招

牌者又有直排兩行作一氣讀者此皆學史記皮毛而

失之拙蓋長句必有節奏也

琢句錬字雖係小技亦關神明勿塌勿拗毋使人疑毋

令人驟音節嘹亮中有蘊藉醞譪之風是謂大雅

凡作文虛字與其拗折毋寧圓亮實字與其典奧毋寧

平穩後生記心

覙齋論文卷三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細論二

古文源流劉勰言之詳已其體製有古今之異初學拘於所見不能會通者界說如後已下體製

論取反覆辨諮期於諦當之義有史論有事論有理論其格不一有批駁到底歸於一是者如歐陽泰誓論是也有单攻一隙全體俱解者如昌黎諍臣論永叔縱囚論是也有指陳時事關乎治體者如東坡思治論是也有極言病民有益於補救如西漢鹽鐵論是也本是議

郎博士各陳所見史官纂成一篇故不曰疏而曰論他如理論惟二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爲確然其文則不可與兩漢八家比又如試論當以蘇氏爲準其偏駁詭激斷不可從

說者自道所見以示人也太極圖說至矣然不敢以文章目之文佳而理亦勝如韓文公雜說柳子厚捕蛇者說皆有關係至愛蓮說乃指一物以寓名節意俱不可廢大要在理正而意新無塵土氣爲上

辭者賦之變調必用韻如歸去來辭文之屬也以委宛流暢爲主哀辭騷之裔也以悲傷悽惻爲音又有使臣

面致之辭如晉使呂相絕秦之類是也有經旨小序之辭如朱子小學題辭之類是也

序者次第原委標明大旨之文也有經籍序如孔安國劉向曾鞏各樹規模後來有纂訂古今人詩文序須熟讀全本眞得作者之意然後言之有味贈送友人以交道正情意眞有益於其人之進德修業爲上若汎汎應酬可以不作宴集紀遊以淸逸高潔爲貴題詞小引總是序之別名

詔者君告臣之詞多出代言體尚尊嚴尤期切於事情如漢高初定三秦其諭父老即詔也文帝諸詔直露其

愛民忠厚之心令人感歎後世改為四六一派支飾煩古皆無足稱駢詞能不朽者如宋太后命高宗即位詔為佳或變為勅為誥為冊為璽書其實一體也封王公多用冊須得慎重付託意恩加大臣多用誥表前功以勉後效也或天子之父有禪授亦用誥天子戒諭太子親王亦間用誥總以得體切當為宜

策本竹籌之名古人畫地布算取籌以記條件故得此稱專中秘計多對君口陳不必有文後世堂廉漸遠或用筆札又奉使在外亦須用文如賈讓議修河趙充國征羌是其例也洞知情形言必中竅為上亦有無策名

而有其實者如淮南王諫用兵代張方平諫用兵是也若場屋之策廷試之策直唐羣餘之時文不入古作

○宋時經筵許言事翰林官多作進卷以獻蘇家策畧君術民政等篇是也作應試冊看誤已若廷試條對則有東坡擬御策及上神宗書可以爲法晁董雖是漢人粗莽疲困不足效也

章奏即後人之題疏也古人不用硃語後人必用硃語標明大意古人上疏質說本事不尙煩文後人或顚倒是非狡黠巧辯背名教中罪人文雖工不足效也彈文是章奏之有鋒者主於劾奸表亦章奏之類直指政理

如立標以定南北故名之曰表如出師表其至者已陳情哀護中書監表各致其孝思恬退之意誰不信服後世改為駢儷詞多掩意又賀捷賀歲獻書進瑞漸成濫套不入古文又如歐蘇小表謝賜服帶鞍馬其刻本多用中謝二字此即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也抄錄者節去非原文也後學當知又上中宮太子者曰箋亦用四六止稱殿下

賦者古詩之流也以六義言之則直述本事為賦其法有前豔如花以漸開也有中趣分層實發欲其流走不滯也有後亂將盡未盡倒捲波瀾振動全篇如分風渡

江如絲管催拍令人意暢其格有古賦如兩京三都上林子虛等作是也有排賦如赭白馬天台舞鶴等作是也有文賦如秋聲赤壁等作是也古賦宜用毛詩古詩韻排賦宜用沈韻唐韻文賦宜用宋韻若用韻太雜使人讀之不諧失賦體矣韓柳多剏怪僻韻萬勿效顰

頌主美君父亦可移贈尊行畏友及自寫已懷前有序正詞必四字用韻以莊雅爲貴亦有不用韻序者如聖主得賢臣頌是也然亦是鋪張華麗之語其有高人自寫已懷如酒德頌桂酒頌或長或短不拘一例其期於典則一也

梁所謂歌指譜入樂府者言也如易水垓下特一人獨唱而已如宣房天馬大風秋風猶是奏樂散調惟房中郊祀則是大調又雉子班戰城南等篇音節皆亡其詞亦斷續殘缺不必强摹

讚亦四言詩耳或表人德行或紀戰績河防或舉褒崇曠典皆大題目也亦有因物象以寓規箴因區宇以美繼述者門類極多總歸於正而已除佛道二家勿溷筆墨外與人作像讚期於稱情即閒情游戲亦不許支離妄誕貽譏於大雅

銘有二種有物上所刻有石上所刻著於物者借以自

嚮之詞爾日漸其最先者矣次如金人猶存古意其墓中所埋祠堂軍功所勒古人佳作不可勝數分類求之八家及明人全集自知繩矩○墟墓之文畧有四等誌埋壙中表立墳左神道碑立堂局前墓道碑在總路口大書某人之墓豎墓前又有祠堂碑紀功碑修堤建城碑不在此例其有韵言與否各從文便

誄累其功德也孔子誄見於左傳者文古而語簡柳下惠誄衍之漸長古意猶在漢以後文長而味薄亦有傳會失實者不應史法六朝粉飾不必效唐宋名手擇其人而論其文可也

箴同針能刺人病者也作以自戒則可槩以贈人則觀其交誼淺深而爲之大約自箴不可護惜所短箴人不可揭露陰私

祝者下獻其上之詞多福多壽多男子祝詞也次保九如亦祝詞也何等大雅後世一味諂佞下筆已令人慙何況傳後明人祝甯新鄭至譽爲孔子久之始知其非誅王太倉父至舉之爲啟聖夫子立刻却其奠章奉承人到此地位彼我兩傷何益之有

紀者如紀之繫於綱取煩簡有條理也自太史公立法此體惟宜施之帝王或紀其終身此史官之貴或紀其

事首尾亦須年月分明舊作史官者可存其稿否則僭越褻瀆矣即外國及古之諸侯亦不當用紀其法宜倣麟經誰敢說我筆一 如孔子愼勿妄作

傳者其人與事堪傳也此是史筆要當瑕瑜不揜是非有準不可浪作自史漢至五代可法者止此三家自微而著由盛及衰挨次順敘國家大事世運升降即行乎其中此正格也專注一二大節以議論感慨橫吹斜刷如風雨驟至百卉離披本人事蹟助我議論此變格也又或交情篤摯死生間隔藉其生平坎坷增我悲思又變中特奇者大事或淡敘小事或濃染雖由與助亦有

大義爲之主張心血供其傾吐未有奄奄如死人能爲
朋友作傳者

檄者上諭其下之詞也惟可用之征討敘我兵威彰其
罪狀使脅從者散黨附者離此其用也務要理直氣壯
伸大義於天下使負罪者亦服則措詞之妙也毋論单
行駢語煉到萬人皆見處爲佳昔駱賓王草檄武曌亦
爲太息斯文不朽也又有露布亦軍中報捷之文先敘
軍謀次及戰陣次及鹵獲詞采壯偉意思包羅爲上品
又有劉所未言者爲補說其義上皇帝書卽後人之長
疏也如東坡上神宗書朱子上封事於光宗文雖連寫

各有柱子關鎖但前總後收而已非忠誼自信上下交
孚者不可嘗試有上下相責或論民瘼或爭國是剛直
中心平氣和使人可受者爲佳若忿恨詆訐乎交所不
堪而欲望相容之乎羣臣奏事有用劄子者亞於疏一
等如後世之用揭帖摺子又有狀則大於劄子或直或
婉存乎其人期於事之有濟尤在謹愼剴切至於朋友
往來書非義理所關如朱陸太極之辨學術所係如二
陳功利之習似不必嘵嘵攻擊傾末凶終書道爽濫却
見人性情無如東坡答太虛一篇
經緯組織謂之文以古戰場文祭十二郎文主於哀慘

詛楚文近於巫祝他如九錫文受禪文皆亂世賊臣所用其昧心諂附徒得罪於名教斷勿爲之

辯者析理之精微須層層打透一氣呵成辯人之邪正必求確據辯事之可否正中機宜方爲合作解主辯人之疑與辯相似而微別須識高方可爲之

有對有問或假設古人或親承面命只要情理吻合有關名教如漁樵問答文是理學家言

對答君上朋友之所問也如終軍白麟奇木對董仲舒雨雹對皆其類也以會文切理爲妙

擬某人與某人書擬某人言其事疏只爲胷中有一段

見解借題發揮其恰當者十無二三可以不作

誓墓之言答亡友之牘皆無處洩其悲忿偶一爲此不可常有

令是東宮所用教是王公所下亦詔誥之類不當代言之位萬勿輕擬

難蜀父老客難答賓戲是一類僅豹已涉戲筆文自敢勁

書某事偶記某事讀某書有所見并入雜文部

記主於謹嚴峭潔然亦有兼用議論者其收煞仍歸記體不可亂竄

募化資助亦用疏騈散由人除佛道二家不可涉筆外
如賑饑恤友孤兒襄事及刻遺書復古跡皆可爲之但
勿涉祈福待報等情耳
外傳別記皆虛誕妖淫之事學者勿爲亦所以免孽養
德也
議者參衆論而折衷之也有朝議有鄉議有禮議有學
問網述之議如兵刑錢穀河防屯田大臣諡法皆國議
也博綜諳練井井有條撫拾斷制生死無愧此卓議也
如差徭驛遞水利關壩此鄉議也上不礙官下不病民
準情酌理可謂永利此嘉議也禮家聚訟能駁能斷不

失聖人本意可為流俗仿範此確識也學問無窮各人所見彼此所傳遵信或似株守通變或似專擅虛心平氣取其所長化其所短此善識也

駁與辯相似而不同駁因人辯由己如昌黎駁復仇議是其例實要斷得他倒折得他服全用端悍決斷之筆妙在會尋破綻挑得開挖得出原情準理無可展轉為上

原者溯其源竟其流令人曉然共見其勢有平衍有突兀有穿田過峽有磅礴結聚如韓文止原道可法他則不必摹仿

墓誌碑表稱善不稱惡固已然其事有大小或存或削須裁以義理以善予人如以財施惠其輕重多少必有準則若孝子不見信寧辭不作以下作法○先大人長於敘事議論獨多故特載之男顧謹誌

傳是史法瑕瑜并存若依阿苟且作者亦成小人事在兩朝分門立黨時大須斟酌若其人已犯清議天下共知其惡豈敢為之解免必不得已託詞謝之可也又生人立傳古無此例或晚年改節或死有餘辜故考行者慎之

為人立傳是非各有一半即如立名節必要其終篤友

誼必審其類談理學必辨其邪正通聲氣必察其眞假賢否若曹聽曹說爲識者所駁斥作者亦且抱愧矣

爲友立傳更須謹慎倫理必要無虧淸議尤難掩飾或誤以浪蕩爲風流奢侈爲豪舉粗疎妄誕爲豪俠詭詐刻薄爲才智蔑禮背義爲疎狂是我先黨惡也不肖其人則失實曲肖其人則近於訕訐非君子之道矣

爲婦女立傳非貞則烈尤當推情察理使其人毫髮無憾若筆不嚴覈或以字句含糊關人疑竇反足以敗壞名節誤人不小

婦人文字不可多作非親非故不知其內行出其夫與

于之口誰肯實吞苦瓜

微文譏刺使死者含寃於地下生者包羞於奕世人心壞人品低學者痛以爲戒若能表微顯幽令死者精神如見其功德亦大矣宜留心於此

韓文公作柳州羅池廟碑不叙王伾文結交事爲友諱也艾千子作外祖母墓誌斥庶出之舅全無孝行徐文長作繼母行狀不諱再醮并無稱善不稱惡之義學者當以爲戒宜效昌黎忠厚處

君子立言先明大義孝子思不朽其親在各如其分不可有所加損○有好事蹟不患無好文章事本不好只

仗文章緣飾終不可傳有善弗稱謂之不仁浮況濫加謂之不智不仁不智可以秉史筆而扶公道乎

最恨人作送死文字盛誇其家門富貴若應死者豈與爾家飯穿爾家衣代人子孫僭廹耶生平不忍為此君子表人善必稱量而出使其可受否則似故套塡寫不知為誰矣有錫類之思者自愛所以愛人也

于修家乘悟古人作傳法立定一意而全神赴之文人豈無政績不出經術大將豈無至行不離雄武史漢所以貌人如生得其意也且如蕭曹規模便與武帝大度

相似子房謀畧亦止數著局疎而氣淸則縱送如意人生可傳者二三大事與本意相關焉有排纂櫛比可以恍見鬚眉者哉故爲人子者不可不精於古史

忠孝節義人爲之立傳須是以心體心以身代身想其肫誠茶苦萬難著手處落筆神助或見其歌哭笑罵斯爲得之子昂畫馬即據地作馬勢此法可用於臨文之前

古無全人或德行或文學或直諒或豪俠一路到家便足以成名歎後世作傳按格鋪塡無所不有其實皆虛取不著疼痒之語相加直是潑話罵人愼勿爲此

古人行文不涉色相如稱人孝只就先意承志上渲染不必頻點孝字又如忠臣益友節烈婦人只摹其神使情狀宛然在目不用呼喝人自領取斯爲妙手

稱孝不妨慈稱弟不妨友非涵養久用心乎者難得無憾

凡爲人作傳有年久事少者既無從增益惟於身之前後四旁以意覓索於言所不到處揣摹想像凡屬情理必有者代爲挑剔摹畫若將見之是爲追魂寫照或就其父母夫妻兄弟子孫血脈灌注處泠然襯托正入箇中如枯寂小題更求活路都非揑湊庶乎得之象外筆

畫通神

爲人立傳若止據其行狀畧加潤色如塑泥神全無生趣惟與人久交留心窺伺盡得其意思精神摹寫成篇瑕瑜不掩如對面寫生彼此心照乃在筆墨形骸之外爲人後者豈易得此

歸先生作忠臣孝子義士長者與夫貞媛烈婦文字皆與之疼癢相關肝膽相照然後用苦心細筆一一搜抉而出故全得神理對之如生史公撰名相大將酷吏循良皆用此法讀得熟拈得出提起放倒快心得手久久腸胃相合神情偪肖是謂得髓豈在字句倣其段落零

星輙自負爲古文乎
事本板實意能生動我能用意則貫串局中揮霍象外
事蹟皆設身處地而得之自是精采發越力能動人此
史記所以千秋獨步也
毎讀史記列傳其人面顏性情如將見之後來史牘非
不莊嚴宏麗也反覆披閱如泥塑木雕之偶人雖冠帶
甲冑滲金鏤碧了無生氣此用意有入不入用筆有到
不到與古人無相關切摯之處文法雖摽掠前修精神
命脈漠不相關宜其藻采如塵土格局如框架使讀者
如嚼蠟豈有嚬扯相感者乎

歸太僕作寒賤二孝子傳同死張自新傳神丰奕奕使人欲歌欲哭偉哉熙甫吾謂在潛溪荆川以上此無他以已之心血滲他人之臓腑故死者可生微者必顯得史記之髓豈在字句之形似哉此三人者閭閻下戶章句腐儒而文邁百家人壽千古故欲不朽其親者貴知所擇爲人不朽其親者尤當竭力

予爲王御赤先生母子立傳又爲作祠堂碑自謂榮於誤佞公侯美於趄居八座大夫人何者其事實其理直任吾意所便而絕無避忌也自不爲同人讚歎不爲鄉邑傳觀前輩後輩同讀策子書同愛史記八家文逝者

存者正不免有情耳

富貴福澤春夏之氣也幽鬱患難秋冬之氣也無春夏不能生長無秋冬不得收成人固有謫譴放棄其志節功業反在公卿上者凡爲失意人立傳尤當發其英采

歐陽公誌表於王公大人固皆縝密莊嚴至於故交失意之人尤加低徊跌宕悲慨沉鬱此乎所以摹擬而歎其不可及者也

韓文公作墓誌於無大功業者亦不草草此爲內不失己外不失人看古今人手筆正當於冷處留心

馬少監墓誌本無事蹟可傳特以世変相感慨人不覺

其寂寥如横雲之斷山李參軍墓誌潔鍊無賸語習之其得意門生亦無所私此不可及事蹟少者當仿此格

敘事與論事不同事當前而我論其處法權柄在我事已往而我述之憑據在人就中提掇起伏斷續變化則是我心血運用起死廻生處

下筆便要奉承人成甚家數文似相如殆類俳況其他乎滿面冰霜卻是一團和氣起結呼應鋪敘聚鍊庶可分熙甫之席

敘事之文全要提得各人意思醒此文骨文脈之所在若堆垛修飾即貌似史漢而史法已失不足道也

敘事能發揮出人意思方有生色

史氏之法有挨年順月序者正體也漢高祖本紀有以情事相湊不拘年月者呂后本紀此法尤妙傳誌有可摹擬者不妨用之只要筆健氣勁綽綽有餘

敘事之文當於平處著精神如戰鬭節烈豪俠廉介以及鬼神怪異等事皆易於出色惟孝友忠信學道潛修諸人平淡無色出奇甚難要在得其意思開其眉目莊重坦易中有蘷曲飛騰之勢思路縝密自發光芒須以義理爲準則筆力嚴歘不帶世情世法爲上品○史記萬石君傳乃平事濃敘之祖最宜留心

平敘法如軍中拔營徐行雖甚從容而結束步驟自然嚴厲其訣只要隨手轉折不得低頭直寫煩蕪汗漫作鋪敘文字其利病曲折當措畫分明如雕鏤金玉器皿一花一葉不精細便留遺憾操觚者宜盡心焉

敘事之文須有關鎖有提撥有鋪敘有轉折有弩腰掉尾其大要則在換手改調務令段段嚴密若一緊搭捩都無活勢便是死蛇枯株了無可觀已

凡碎段鋪敘之文須逐條變換一一鍊淨排宕如曹參樊噲例方合

敘事以簡古爲難○文太繁密便不疎闊

史記所以冠古今事多氣貫段段換手也

昌黎敘事俱提撮大意無一筆平鋪所以簡潔渾勁有西漢之風

古人敘事文字其提撮鋪展處俱當思其不得不然之故

昌黎墓誌鍊字縮勢本欲簡古其實聱牙擊緊不如歐陽之和婉曲暢學者勿崇效此體

韓誌好用險僻字其實無味古文無可出奇始於雕鏤字句見長在賦為美於史筆則成纇學者辨之

李中麓為人作誌狀好用通俗白話似坊刻小說自以

爲任眞其實大壞文體王李却又以史漢字句貼合近事齟齬不相肖者極多二者皆古文之魔障看歐曾何嘗有此

昌黎墓誌有無系詞者此漢人法有系詞不用韵者更古仿頌體也有不用序姓氏官閥家世俱以韵語括之者有序畧詞詳家世功勞俱入韵語者此格最難穩愜須有大力驅駕方不累墜後惟王半山仿此體似之震川誌墓之文世系亦有見於詞者此法本之王半山又有似論贊而用韵者亦是一體

論贊雖短却難於傳毋至音節聲調上便已不及古人

又何論評𠟼○論不能抉微雖古亦須耳

寻作莒州戰節婦墓表首尾議論是表彰大旨中間實

事只輕點此與墓誌分界處世久不講其嚴冷簡聚恰

與氷櫱人相稱

敘兵事易出色當看其整暇處

敘事以戰爲最者其中頭緒多變化大如險要人謀器

械將士與夫得失利鈍皆欲寫到忌疏漏又忌板重要

整齊又要錯落能提得清分得勻運用熟而出沒不可

測前惟左氏後惟史公其要只在心閑手斂銳意求之

無心得之此道難言

文之記戰古人已有良工如成濮鄢陵必葦此四戰或單車入陣或逐聯聲迸去聯鑣其非一人一騎可知至即墨之火牛衝突鉅鹿之呼聲動天垓下之倏分倏合離披四散皆極力摹寫聲勢驚人後世即有此事無此文連兵百萬與衛漢厮打無異才之相去豈止尋丈而已哉

即墨之戰如鑿城鼓譟擊銅器放得火牛便有聲勢如絳繒衣五色龍文炬火炫燿狀得火牛便有聲色又如尾熱怒奔所觸盡死傷五千人銜枚隨後說得火牛便有機括鋒芒作文有此光景何患不起眼

鴻門會如坐次舞劍樊噲一入一出及責項王語皆似親見此作者提得頭緒清剔得神情現舊事以活意運之其妙如許

八家集中贈送官人序間有然自占地步愛人以德其筆墨灑脫卓然塵俗之外對後追前可勝慨然

歐曾亦有爲僧作序者然未嘗放倒架子說他佛家與妙明人倔強如艾千子也道佛是聖人放浪如錢牧齋好哺禪家糟粕最令人厭賤萬不可效此派得罪孔孟

祝壽序唐宋無此格至明𥘉濫惟歸震川擺落塵土飛行於人事之上不著題處正是鳳翔千仞之勢才掠到題上便收住最是高手若作此文於今日人或棄絕斥罵矣

震川作壽序到正面上不站住忙用議論撮過如仙人

之渡海此文章之所以高亦所以別於碑誌也

歸先生諸壽序無艷冶之詞無諂佞溢分之語此等本領從學問中來然下不能滿俗人所願上不能登作者之堂在太僕且然况其次等耶

于爲宋節婦作壽文以脫套之故漏其正面重爲改定但用議論撮架不肯鋪塡耳

茅鹿門壽羅母文極雅之詞極大議論只是俗一味鋪塡𧩊諛也此體若作淡蕩語脫俗自矣然惟知巳又知文者方可投之耳○多作壽文便俗極力脫俗脫又成

一俗

碑文詳敘世系鋪事太多分明是墓誌體當以論頭提括勿敘世系差為近之

文必逢人志士不肯故賀壽遷官諸體不作為高至哀誄等文非道義相知情不容已者斷不可為

遊覽之文不患無景患在無法凡山川草木烟霞泉石俱與我性情有關會處然後言之有味尤須精於體物妙於摛詞於起伏轉換之法貫徹首尾超騰象外為妙惟柳州廬陵獨擅此長以下記

遊山水文字無如柳州須看他如何恁底孤峭如何恁般乾淨掃去了多少俗情洗刷了多少鄙態固是他讀

得書好也是他腕力悍勁

柳子厚永州諸遊記全是瀉其忿懣鬱屈如太史公之貨殖任俠傳意思與人不同是以必傳

胡徽齋西湖記說上許多道理正是學堂中語何必於山水中贅及曾晳言志并不黏帶著仁義禮智孔子許之故市儈逢人講物價擠緋竟日說銓除令人厭聽此等文以本色爲佳

朱文公百丈山記雲谷記玲瓏細不遜比柳子厚遊記幽潔高古自是不及文字疏密之法於此可見

封禪儀記本是一直上去却以道險人疲作頓宕節次

摹畫極工却不落纖巧斷鍊細緻却帶蒼莽非柳州遊
記所能髣髴此溝人所獨到不可不知
園亭文字八家皆有妙處要求他別有寄託俱在風月
花木之外
六一翁作海陵許氏南園記能見其大不瑣瑣於園亭
故其文有關於風化
豐樂亭記因形勢追敘舊事而歸美於朝廷其持大體
如是中間感慨興地無限烟波
余作邱氏鍈潛園記於落漠世家更說得脫灑激昂此
扛題救敗法也

歐陽公吉州學記盡本經術而化其抄撮此學記中第一

樊侯廟災記斥侯之威靈而歸之天時此所以破俗見也

王彥章畫像記表其大節凜凜如生此畫所難傳之神也若詳其面之長短黑白眉目鬚髮之稀密頰紋瘢黶之有無便是小說手段

韓昌黎畫記細而不緐處見筆力〇嚴淨瘦三字下筆方知其難

歐陽公晝錦堂記頗帶擅氣尚效此等便是琉璃廠應

付錦屏手慎之慎之

凡與人書或論兵談文及鄉里大利害或雪人之冤或辨已之謗伸已之怨各有事實方可論其是非工拙若泛泛酬應言不由衷皆糞壤朽木不足當有無之數者也以下書

報任少卿書當效其鋪敘擦花起落跌宕之妙

韓昌黎上宰相諸書浩然之氣全消矣詞雖美吾無取焉答陳生書展轉相生而下何謂各有長短此亦章法之一

曾南豐與執政書皮厚邪當學者當知所擇

茅鹿門與查近川書借昌黎不援柳州發論而自已望援俱在言外譬之朋雲出岫不必有所黏著而山林村落自有映帶

艾千子與人書自信太過直言而失之詆訐者多此所以凶終也

凡論人論事須置身局外識在其上則能言人所不能言若彼大我小反出其胯下矣（以下論）

論人必先以大節爲本大節完全卽小事亦可不究惟名高望重而實有奸雄作惡之才事若漸原而實有包藏凶險之心或遺害天下陰傷善類終世不覺已留破

縱者不妨剖判分明共以爲戒凡作論必根情理如定爰書勿令人抱恨九原爲是

論事之文須令今日可行若只是依樣葫蘆不書也得看昌黎變鹽法狀淮西事宜狀其鑿鑿有益眞不敢以文人目之

作論當學蘇家之爽快

嘗見演周王廟雜劇獰鬼下捕女魂提擲旋跌騰踏數次然後提髮抵案心甚樂之作天道無知論摹其意示兒曹使知筆法

策問壞濫極矣毎篇頌善政半幅已教人諂又或引猥

蘇氏文原　不桐勞裁　結構

邪小說尤可歎恨惟昌黎策問數篇古雅問不過二三百字後有振起斯文者宜取此爲法　策以下

策須實在可行古如晁錯言兵事與下積貯趙充國議屯田韓昌黎賊中事宜狀蘇東坡徐州事宜狀皆爲有用之文可以爲法他人只是做文字便了明人如馮北海亦是他幾篇條陳好其鄉會程策也只是文人手段爛熳好看而已

長公之策是論獻策都不着實○蘇策議論淵翻使人震動及到實在處平平無奇幾成頭大尾細之病若家令諸疏渾身使力如田丹火牛衝之者披靡走避此才

是真本事譬似頻打鼓邊擂趙則直撾鼓心學者審之

明之試策皆堆疊典故以誇學富無有豪邁映宕如坡翁者予所見歸震川文于集中頗有時文氣息馮北海矯矯出奇亦不免駢儷挨排求能高古茅鹿門作文在北海之下有志者取法乎上可也

馮北海策行文如錦片其不及蘇文處欠濟矯疎錯耳此未免循繩尺彼則如閒雲出岫要行便行要止便止此中差多少等級能文者知之

賦始屈原其來已古歷代增詳遂使人嗤為幾脩膽粉若論本乃文章極變之會也取材博矣琱琢尚巧假

煉精矣縕藉賞奧若雅以纖靜輕態但欲朋快宜人直是小說麗句非復文家鉅擘矣其中樓閣衣粧草木爲蹈襲用者不鮮粗撰者不典人無余才勿輕問津可也其字法句法以入古文不堪相宜色太重味太厚華掃不勾便成餖飣矣

以下賦

作賦不難於博而恐不雅不難於艷而恐不古不難於跡而恐不削不難於發揚而恐不沉鬱自非老學豈爲臣乎

賦材欲博難在鍊煅賦詞欲麗難在與雅○賦體施博藻麗中又要細鍊沉鬱此所以難

作賦之法約以兩言曰欲其富而不艷典而不纖

仿倒于小賦要鍊要峭要淨要典

欲讀兩都賦須先求文意逆順將有不合者依坊本音叶求之孫月峯評本甚佳學者當辦之

揚子雲諸賦誇誕淫佚爲在其列君於當道乎如子虛上林羽獵兩都西京果如所言人主之豪舉驕奢罪浮於桀紂矣乃謂頌揚之美可乎文人無識如此

上林子虛二賦近於纂組然千餘年間才人不少卒無能似之者何也○使西京人胸中先有許多道理詞賦亦不能工

昌黎明水賦平淺已開宋調

少陵賦猶仿漢詞琢鍊不如在唐為高手

六一秋聲賦宋調如是然猶勝東坡一籌

古人叙閒淡瑣事偶爾關心亦有積成篇帙別立一名者如唐宋小說及明人紀遊出使園亭寄興之冊此類甚多是亦文料據我所見歐陽小品放翁筆記尤不可及以其瀟散雅潔無意為文而文自工也 以下雜著

說部文字需存本色天趣詭怪荒唐固不足觀即世法直述拘拘謹勿亦失之陋又有加意劬揑故作淸高或填綴小巧多令人厭惟放翁大雅瀟灑絕無諸病自然

穩愜此殆天授不可摹擬襲取也

古人雖說部文字亦練栗有體不似後世柔靡薄脆而已

說部文字最難太作意不得太頽唐又不得惟識高筆健無心流露為佳

剧燦園閒小紀雅秀絶倫自是雋品然較之老學庵筆記猶未免有意為文劍南翁筆力蒼古不衫不履處甚佳

如各處風土遊作器皿及煎鍊砂石人不經見者偶爾敘述尤貴明白易知何必咬文嚼字塡廁考工字句使

人莊不曉爲何物亦文人好奇之過

山水文字忌穠艷如綉錢名勝圖不如鍾畢之靈妙也又疎落固是當家當古跡出名之處亦須曲肖摹畫不得一槩撇過

紀行文字非有逸情冷致肯偷閒好事者不能工也

小札文之餘也以不做作不修飾天然高雅爲上

歸太僕小札不作意討好處正是好處○諸小札於不經意處古淡自如此之謂成家非人所及

頫古堂尺牘皆閒話外道無一篇是出自中心者

凡書後題跋諸作皆以補正文所不足斟扶同便不必

作

題跋須有意致曾見其人題辨蘭亭圖慕僧辨才而有矜色又有題鎖諫圖者贊其指劃怒氣皆得作畫之神允爲高作唐太宗遣蕭翊賺辨才蘭亭眞本陳元達諫劉聰以索自纏於樹因畫爲圖

作短文敘閒事筆亟則累太輕則汎斟酌於離合淺深之間得其意思而止大要尤在首尾所謂一唱三歎曲終奏雅也

小文非峭折不能見奇

予仿呂黎雜說氣欲折而貫意欲奥而明詞欲簡而盡字欲生而穩極煅然後知其難

昌黎雜說之四是轉字法門千里馬常有折轉故雖有名馬接轉馬之千里者起轉是馬也落轉祇之不以其道遲拓轉

少陵雜文都仿六朝汁水太厚筆剛不鬪論事不透說意不暢眞是廢物

毛穎貰誠奴文皆以暴恣酷刑爲書諸語殊不切情事此等文當仿禪約筆意質俚處鍊入古脈方妙

箴止取其義不必肖其形此古人之法○無處不做戒反失之疎古人止記一兩件郷奶○箴太長則漫衍不能起發人以下箴贊

方正學諸箴皆以意運理不以奇險滋奧見長

于凡作贊不敢斅昌黎之雜用韵亦不敢援三百篇及離騷古賦叶音以我固今人耳文之古不古豈在此

四六文以骨能載肉氣足充聲爲上以下駢文

四六文須有布置有規矩起伏闔合互相顧盼

四六文亦論骨力何以生骨意之所注有堅凝者是也意高則文采橫生不然只是泥塑將軍雖渾身甲冑不見可畏

以駢語論事不難於工整難於曲折如意情理允協耳總之此種文全以識見筆力用事與雕鏤餖飣者相去

徑庭

中年看桯史得岳珂武穆王孫大改一通論事慷慨廻筆鬱若過接展布皆有大力鍛鍊對仗俱極工緻似從宣公奏議歐蘇小表中得來必不得已當較此種近世陳椒峯有四六刻本行世其筋脈血絡歷歷分明作料顏色亦自富麗其不及唐人六朝者只是輕盈脆薄無典重之氣耳

予在儀州曾見文文山集其狀元對策通用四六貌逆似仿宣公淡風偉度渺切淋漓無愧古人此又當略貌留神易體一格

凡四六對偶但取典故不論年代若何邪正若何順手順口一味挨排如豬銜草鋪窩豈論好歹淨穢此大病也

對仗若且前所言之令再一暢發亦為平行中有進斯用事之例如孔子履豈可對楊妃襪王莽頭豈可對文山影再如蓂莢生庭堯時豈可對百合呈瑞孟昶時以此類推如理學中必不容白沙姚江相臣中必不容介溪擇草臨時細審

觀齋論文卷五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評品

文章各有聲氣西漢人語多勁東漢人語多典六朝人語多軟唐人語多靡宋人語多俚元明自沿宋派

文必以西漢為宗其去古未遠風氣尙厚無後來纖巧纎穠之態瑚鏤穠艷之習追大雅而存太素於是焉在

朱子有言西漢文字皆疏枝大葉此語妙矣而解者頗少夫疏枝大葉非简畧之謂能於緊要處著精神遂不暇及瑣屑也且以史漢證之高祖本紀凡狀貌意氣度

量無一不具然不害爲疎枝大葉者通篇皆從此釀也
又如呂后本紀呂氏及諸侯王及漢大臣各有本謀而
逗成一事此所以嚴聚嶄嶄也他如鉅鹿之戰寫項羽
不過數筆而紙上岌岌如山崩海嘯其得力乃在楚戰
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
恐等句若单敘項羽匹馬衝突所至披靡非不足見其
勇而所謂八千子弟皆勒馬旁觀如土木偶人耶古文
無他奇但於事情所必有者一兩行內提掇得有聲有
色耳譬之名手破筆作折枝花神韵天然即不煩碎渲
染昔於霍光傳見廢昌邑王一段寫太后珠襦盛服

壯可謂大設色而主意只在廢立大事特地鄭重何害
其爲疎枝大葉哉須於閒處一照抵他人百語鋪敘讀
古人書而得如此訣爲文思過半矣
史記鴻門會一段其文採自楚漢春秋孫月峯嫌其語
多平淡固是然立意作奇峭語氣象反不大學者審之
秦楚之際月表序及漢諸侯年表序皆用提筆撮敘法
浩汗跌宕使人氣涌神飛幼學不可不讀○序次歷落
只在句法長短上看
封禪書自堯舜說到秦將大小山川鬼神總串一段以
關鎖作轉身然後敘入漢家非惟不直又見此下越添

通篇俱是直寫只言[illegible]人不覺

泚沒道理其示譏只淡淡數語曰天子心獨喜曰然益遣冀遇之曰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所謂綿裏藏針刺人不覺也

漢書外戚傳趙合德罪案一段妙在以文語數獄詞質而不俚雅而不晦此古文第一手○是極有關係文字讀之只似閒淡記事古人筆墨眞綽綽有餘○班固與引詞濃掩意字琢無情後世堆綵之鼻祖也○宋子曰司馬遷致亂道却好班固不致亂道却不好學者知其所以然則幾矣

東漢書史論無痛快淋漓驩騰跌宕之趣令人氣悶

後漢書修詞典雅而跌宕變化不及史記時限之也○敘事簡鍊史家高手但論斷小敘多排偶艷麗絕不痛快奇警遠讓史記矣其撫拾名人奏疏詞賦亦非西漢之比

董江都賢良三策其不可及正在平實端慤無策士習橫之習所謂儒者氣象也

王褒擬騷所謂無病而呻吟者四子講德論浮汎無實聖主得賢臣頌諂諛而已

賈太傅政事疏渠本不是做文字要好看只是論事必要透說意必令暢故反覆排宕層層剝入又層層拓開

意到而氣隨之氣行而力副之抑揚擺折皆其語勢所掩映詞鋒所搏擊而已爲天下之至文○當於風馳雨驟中看其換手撥湊平行突起之妙○强藩偏主段獻策雖詳仍用大氣驅遣如風檣陣馬迅利中曲折如意此文人之豪若前後議論瀾翻中間塌下板板排列便不成章法○定經制所以救後靡敗壞之病古人有一篇爲目而數篇數衍數篇爲案而一篇斷制皆合併作章法老杜遊何將軍山林仿此○文章各有氣類如訓儲不早段非典贍周密何足以言教訓亦子孩提少長既冠是四標目各以經典爲實證而用已意斡旋其間

長短駢散俱有法○取舍來定段逕用禮法雙柱而下或對或側或起或鋪或反或正一緒孤行中線聯綑貫不可斷絕文氣純淨

諫封淮南四子利害不數言而盡處處峭勁

過秦論上如長江浩浩其中洄瀾漩洑互相助勢前面敘諸侯兵力正要襯起秦人後面敘秦之彊盛都是襯出陳涉中間議論帶敘事字字含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故末後一照便醒若頭與尾不相照應只是浮汎文字耳○平敘處俱有聲色力量無一懈筆○首篇以若茫勝後二篇都委婉詳盡

鼂錯論貴粟疏只用平鋪實說文家原有經濟一派不同弄筆○生峭質歟一往英氣偪人○一意孤行不用波瀾襯貼此通體峭形極不易知

言兵事書譬之迅環甲馬千百隊一齊跑發勢不可當○所以選家令諸作亟以治蹈空弔詭之病欲學者煅出一副本領不以翰藻見長也

東方朔諫闢上林苑疏直中帶曲樸處生華此之謂鍊

司馬相如諫獵書如作大篆純用藏鋒力皆內斂○斂賦手驕心爲短疏此不易言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逐段結束逐段承接雖長不厭○

委婉紆徐不落軟調者筆勁而詞聚也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蘊均以忠子長以忿皆傷心嘔血吐爲奇葩故其詞斷而復斷亂而復亂急猝說不分明處乃得一往纏綿窮態盡致或直行或折行或排行或離合縱横行莫不有起有落有關有鎖一氣歎礴中無龍出沒風起瀾迴不可方物此是他根本盛大元氣深沉如犀牛潭瀑布闊三十里厚二十丈雷鳴潮吼亘古不停翻珠跳浪似霧非烟者猶十里不止直與天地相終始者也

李陵答蘇武書任筆揮去自成曲折背節傾促足令人

吾發武書前謂時嘆焯鳴之音而離之如此何其悽古

悲○郎出擬作亦是高手其敘戰處可謂淋漓盡致終不及史公代敘之疏勁焉知非狡獪文人自報任安書中翻出耶○此書與報任安書報孫會宗書同是怨詞但太史怨得沉痛李陵怨得遮飾楊惲怨得驕橫同工異曲處又當分別

楊惲報孫會宗書鶩江怨峽雷霆鬪是此文氣象○文貴和平有時亦取此種者文生於情喜怒哀樂各隨所感難以一格衡郎談理獨不許縱橫排宕乎

趙充國屯田奏論事實指詞質下筆嚴覈讀之不甚適口思之却有至味皆所謂澁趣也○非實指劃并無支

質直而不激聚而不枯一片血誠自令人動聽○第二
奏十二小段錯落長短處處換手何嘗不鍊局○第三
奏決尧必不能攻及生事輕出之弊是文中最出色處
所謂據其要害也此即擒題標法
實爲言風俗書是坐實欲剜文字然質峭烹鍊之法自
在○無起無結意盡而止中間部勒嚴血脉貫澳入有
此一種
賈捐之罷珠厓對此乃祖政事疏氣平而調雅○毎段
引證俱與勿勦遂畧相關所以不泛不支○一方用兵
天下騷動故從寛處相形說入

鎦向文質雅蒼澁殆兼有之然俗人不知好學者潛心冷玩乃見其妙〇漢文自長沙外鼂推中壘為第一經術為肉忠義為骨一出手便如龍蛇

諫起昌陵疏引証所以暢其說逐段參差於此看錯落法敘事無一懈筆斷制復極警策於此看章法逐句逐段讀之字字剴切處處透頂此即澁趣論其局甚寬詳其意甚緊通篇無奉承歎媚語無遮飾閃避態求蒼茫高古又當於言外會心

議封甘陳疏就事直斷是質覈文字

戰國策序以議論驅事蹟段段結束語正而意反是過

秦論第一篇筆意所謂語正者實敘兵爭詭譎也意反者緊抱仁義不行也如雲中龍行不過鱗鬣爪眼數處點明其屈伸於風濤雲烟者都可想見○中間說聖教起滅若斷若續是草蛇灰線法○說出關係治亂可以爲世鑑戒表彰此書方有益所謂能見其大也

王尊劾掾功曹教吾所謂氷霜滿面手挈風雷者於此等文證之○怒氣所憑直出便峭此關乎人之性情若斲煉便峭倘是文人伎倆

杜欽訟馮奉世疏短兵狹巷殺人如草不聞聲是此文氣象彷彿賈長沙請封建子弟疏○嚴覈駿快不煩言

而意暢

公秉輿訟王尊書說楊輔挾仇陷害極委曲而不瑣屑

此質勁之文所以可貴

賈讓治河奏明白剴切雖長篇無一贅句冗字○見理

明又說得出便是好策

谿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辯難中婉巽之意自在

馬第伯封禪儀記上下太山艱難困瘁之狀摹畫殆盡

而温茂典則不失文矩學者留心講究胷中添一好樣

○封禪雖非正禮漢時尚是荒山非如後世矯誣濫冒

神祀故行文俱帶古樸氣象

荀悅漢紀序論典質愧岸不愧班馬說事理亦甚平正

陶淵明歸去來辭所以異於六朝人爲有血性在裏矣文章貴有骨力也所云血性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文公語類中發揮甚明靖節不肯折腰於督郵毅然解組甘貧不悔正是這箇物事作主但他涵養深厚不露圭角耳

孟府君傳風調則晉人之儁筆力得史漢之遺佳作也予自幼便愛誦習

東南之文熟軟也輕薄也浮華詐僞也自吳晉宋齊梁陳訖於趙氏皆東調傳染并非文明

六朝文惟蘇綽六條詔書最有理致蓋生於關西不染浮華者於北人中又在邢子才上

六朝五代之文芽庇門以爲强且悍予謂只是弱耳平心論之六朝如烟花巷五代則甲田院也朋如雜貨舖無所不有眞古器絶少

陸宣公制誥文雖駢行筆力甚勁至奏疏語必雙行筆勢只得平鋪絶無跳騰變化之妙讀者但取其事理明暢情義剴切耳○邢子愿學此一派

杜子美本以賦料爲文筆力排刷不開處多停滯臃腫有似古奥其實是病

樊宗師文有人句逗解說尚不可曉此文妖也昌黎賞之亦好奇之過

昌黎文字其一意孤行絕不屑屑討好處眞是西漢人大氣蒼茫之妙予所謂古人得意是蕭疎者近之矣

昌黎文如木葉脫而山根見潦水盡而寒泉清稱爲起八代之衰良非虛語大約史漢之英始自此發

韓文疎古中帶澁味宋大家已不能及何論於明墓誌嚴覈深得史法八家所少

平淮西碑得謨誥體尤妙是疎枝大葉此最近西漢○不用怪字拗字人自道好此之謂大雅○一篇字相許

多大將奉承那位的是看局黎落筆甚穩得體以此繩文士幾無站處願以告作者少思大義

南海神廟碑瑰瑋雄渾謹嚴光大此碑中第一〇四字句多大氣勁筆足以運之使人讀之起敬與鋪填手有別〇歷舉善政是所以感格之由不然祭祀修廟一巫師道士亦能之矣此古人識大體處

士夫墓誌莊鍊削峭可醫滑熟之症人無敢效者恐不行於世耳與世諧者豈成古文乎

張中丞傳後敘議論鋪敘相錯處如怒龍行雨烟霧中時露爪臂〇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一段下忽撥云愈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云云似斷却連又逃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一段下忽云張籍曰有于嵩者云云似斷却是接此等最宜留心

送高閑上人序雲態離奇終不黏山〇不是論字只是文家冏縣法

祭十二郎文瑣碎曲折意到筆隨此不可以文字求之惟我能知其故蓋身經之也

昌黎作順宗實錄煩冗不稱大手此體當仿春秋經及史記帝紀體凡事只書大綱勿容瑣及其餘

柳州不及韓氣魄畧小耳記則是獨步峭潔淵慄出自

天性○少時在江南見子厚全集其應試在官之文仍是四六但渠骨格勁氣質悍都煉得堅凝絕不纖靡其祭母文哀慘激楚洵爲絕調諸家選本皆不載須訪其全集錄之

歐陽公登第爲官始學古文其志已高由昌黎登徹徑窺龍門堂奧其疏議劄子論人材邊防河堤救荒等事老成深穩詳計尤長非徒文字之工也敘事更是專家其於王公卿士有德業勲庸之可傳有學問名節之可表進退本末隱然有遭際升沉之感其體莊嚴其局正大得史之正矩固不待言獨至生平故舊其離合生死

之際感慨尤深下至遷客羈旅流離不得志之士其鳴咽慘欲不能禁止者多加闡發筆墨之沉鬱頓挫跌宕淋漓歷數百年猶髣髴如生感人於字句之外意者貴人之文多仿世家列傳而窮困幽逸之士則尊仿貨殖游俠伯夷諸體以寫牢騷不平悲傷痛惜之思得史記之髓而變幻出奇豈僅摹擬字句如李于鱗王鳳洲之所矜者哉讀古人書而精神竟與相合豈一日之功後起惟歸熙甫一人可繼後歷叉不可以形迹論矣

史公六一其神相肖家數不同低徊宛轉歐似吳之秀人撫雅跌宕司馬則幽燕老將也

歐陽公瀧岡阡表抱悲縕痛之文也闡發行於母口所得無幾繼述亦不可追母氏勤劬自恭儉嗇終天之恨仰報無從血淚俱在字句外若以遭際恩榮爲可儕譪

慕不知文者也

蔡君山墓誌事不多而情多總是做意到

孫明復墓誌作經師文字無酸餡氣立意高用筆超也

胡翼之墓表精於史漢故無肅腐鋪貼諸病

蔡子思行狀典贍詳密而不厭漫當深思其所以然

郭延魯傳以虛代實傳中妙手非老於中者不辦要在

得意思所存注

御飛白記都是古文俗調學之使人手滑而心浮

醉翁亭記文之倘詞者必有浮艷習氣孫月峯評左傳如矢魚于棠季札觀周樂必㰦其落套吾於此文亦云但世人共選不得云雖湯白米飯不好喫

與高司諫書恭讀御製竄入無縣處誰敢道歐文一味軟美

與石推官第一書似不欲傷之者其刺入更深

蘇氏文章其獅擲龍拏肋雷御電可謂雄渾瑰瑋矣然又須知其用意之潇疎落筆之瘦勁所謂意到筆隨積健行空也牆中御轉勢若漩淵是其神妙不測處

蘇氏文字晰理固不如程朱之深細每發其識見所到眞如海歙山移不可抵當讀其文煉成一氣令其擺折灌注於胷中亦養氣之一助也

老蘇之文庶幾西漢所少者理未入細耳

仗義質言之文不嚴覈則無勢太緊直意反不遂而易盡不如無作矣如老泉辨奸論岸然而起引事一鬆因此一鬆却逼得今有人段愈緊然猶是渾括虛撥至實事一證語不多而意透決其必用段事來應而理明據尾冷然孤峭其味深長玩其通篇布置可悟行文秘訣

長公之文凡其惑於佛道者定當斥絕不得贊其妙語

嚬笑來有背聖人無道理而文獨佳者如荆川鹿門之評未足信也

長公物不可以苟合論帖𠡠是文家惡道典取諸經機由我運便爾改觀如山珍海錯取之市井大家烹調却無店面氣鹿門所謂化腐為新者如此

伊尹論荆川批斷續二字亦未易解蓋以伊尹本事與關合議論相輔而行正用議論點入本事略敘本事旋聯議論其互襯借勢處謂之條斷條續非文氣有截住易湊之謂也要之議論原以發明本事原非汎說本事所以實其議論不在鋪張能於夾縫裏做文章血脉乃

得疏暢不然題目正面數何可了何以拧寫見地此所謂文家三昧也○前半不露伊尹一字都都是伊尹精神本領未入本事便剔得七八分透故正講處只輕點不以天下動其心從前全副本領精神俱見不用填廓意足氣足學會此法於文乎何有

平王論幾於主少客多然借客形主則客位皆遍主位矣就形主中又分兩樣說不遷而強大者是反擊法說遷而弱且亡者是正襯法正面點透旋從側面渲染畫家得意之筆○寫十三國如一線得史記漢功臣年表法南晉下陡入平王作翻騰不惟蹈空躡影亦且山斷

雲連筆墨之痕欲化
爲隱公論二借別人事說自已意思其實字字打著隱
公不早殺公子翬一點一滴滴在學士眼裏尤爲奇絕
學者不可無此心眼
宋襄公論以用鄫子斷其不仁則不重傷不禽二毛其
求得爲文王也明矣向語子弟東坡論人多就一件
事上尋出破綻縱筆翻攪攪得他罅縫開張却已足泄
身血出識見力量當學此種
荀卿論說孔子師弟謹慎照出荀卿師弟放肆借李斯
引荀卿如時文之取脉提起荀卿高論歸宿李斯如時

文之發揮一何轉到李斯借李斯𠞰剝荀卿如時文之撲跌用孔孟收煞如時文之挽抱通篇筆勢如龍行天矯騰躍天門

秦論一板立兩柱又板分兩扇讀之只覺其錯綜何也其用筆用意有詳畧虛實逐段變化之不同耳如取齊一段說秦是如何齊是如何兩下影出箇巧字取楚畧不及楚事只說空國而行齊不乘其隙有隙可乘便是拙却又替他想出分兵掠邊之法以補其拙旁借荀氏正襯其拙一邊實寫一邊虛摹遂使詳者不覺畧者不淡最是邇用過人處

古文有大撇法謂剗去一層獨標正義如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將世俗所疑招神遣將呼風換雨手段一齊抹倒獨尋一忍字就人事上磨煉出一副輔漢滅項大本領何用天書他人撇平就險此獨撇險趨平究之平處出奇兩腳踏地誰有此變化神技

留侯論空中一拳厐門凡批三處其一是撇開老人另撰主意其一是不得兵書已成豪傑其一是斷他生平前一拳打開骨縫後一拳打得筋動末一拳打入心窩中空首控乘隙打進更緊不得若向空打更打著誰

縱錯論氣魄大筆力健意思不可斷絕故能一氣到底

讀者須尋其起落節湊勢不相礙機括相觸處是如何成熟愜順自己有箇見處了奮筆揮灑侃侃鑿鑿不自知其所以然自臻斯境

子固之文法本東漢照應嚴謹春容典則其佳處正在曲而有直體如怒龍劈樹如洪水潰隄聲勢驚人皆直之力直者精神所聚才華筆力所擊也故其文雅而不推雄而不放揮霍淡宕而不煩碎但說理到要緊處不能喉下一刀耳○其沉深渾厚一本之鎦中壘

曾子固明理雖不及程朱而其所以爲言者當循循經術不敢爲矜張豪橫之說由此文以發經傳之蘊豈不

深長爲擊哉故朱子方好其文而斆之爲近理也乃論者猶以爲理深則無鋒芒嗟乎理不爲我有而言之晦澁是心病乎理非理累其文也苟晰理澄澈而以精明雄健者撰督文其瑰瑋光怪將有不勝其洋溢者惜乎其未易見也

八家之於經只是摹仿字句用文作料就中道理都未細心研究所以辯不言格物歐不信繫詞王斥春秋蘇氏論詩易中庸極爲背戾皆不得曰知道

大程子奏疏理雖正而詞太平不能竦動人忽想歐蘇之妙

二程子易傳序光芒斂抹破皮骨瑩四射直到老年方見此景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道理詳當不待言然口授此意於歐蘇作來亦不能高蓋平鋪死語更無處跌宕翻騰也廻思孟子關其端論性善是甚聲氣轉折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朱革齋先生文極簡要詩亦淸挺覡宋之傑出者中間多與釋老之徒遊又數用其語其信程子亦有未純者

朱文公恭劉無筆不鋪貼令人紬繹如昌黎淮西事狀東坡徐州事狀雖極質實文章之妙固在○古人條陳

妙於疏而密簡而該

石守道古文他見得箇觕硬道理任性氣直噴出來所以少敦厚溫潤之致其行文絶不講章段收鎖如劣馬越山跳澗不就銜策此不可爲法

朱子論陸放翁云終被文章所累後爲韓侂胄記南園一生人品盡喪我輩永以爲戒勿以筆墨假人

朱楓林說理文字腐鈍排行令人氣悶他若賦表諸文無作意少錘煆詩尤軟弱惟參贊兵機與青田頡頏知幾早退有似子房耳　其子同文頗硬掙終不脫元人習氣詩亦差勝其父

方正學全是蘇家氣魄那是程朱骨髓自宋末至明初未易見此等人

方正學古文灑落空行中理氣渾浩乎所爲傷心諸傳誌俱仿其筆

方先生文與道理一滚出來震川則是極力做好文理路特附見其中未能與之合一時有駁處不自覺當以此分優劣

李將軍父子作畫純用青綠樓瓦山皴界以泥金彼其骨格清奇神采飛動但見其烟雲晻靄竹樹鬱蒼恍置身於葱蒨中南之間故賞鑑者驚心博古者動色非粉

墨勾勒所能摹擬若浮烘薄紙描作印板底藁直是一
桌五彩箱櫃豈復成畫哉歸震川集中若李制府之採
大木頭緒井井如大將布陣出入照應可見而不可測
如馬政志包羅千古經制精覈譬之畫家大落墨滿設
色須看其骨髁闊大筆力超忽一氣收捲而萬折千迴
皆李將軍畫法也格高而調益高韵古而色亦古故樂
與同志者商之
李廉甫行狀採大木一節是大文章可補國史提撮節
目覈而不煩中間夾敘他功續亦詳畧相配故事多文
爭不見棘手此即史記八書手段若不知此訣平鋪渙

散莫復成文

南閣記家庭往事酸沁心脾字字真摯句句質叙史記之精魄也兩孝子傳張自新傳不須烹鍊心血淋漓荆川尙遜其峭潔○歸氏二孝子本人并不知書張自新貧士毫無事業讀其傳令人抑鬱慷慨覺富貴功名真是身外長物文人筆墨之可貴如此

震川誌傳行狀其佳者真得史記之潔○節烈諸小傳無緣飾有錘煅竟是一卷明史補遺

太僕應酬文字亦能跌宕空行才作應試論便拘於尺幅動有忌諱無復飛騰變化之意卽才如東坡其刑賞

忠厚之至等論不能如海外史論之奇況他人乎

善書家論懸腕則畫圓沓筆則畫扁歸先生應制衆論皆沓筆也蓋爲浮詞應住耳其制誥簡古不如漢綺麗不及唐

唐荊川敘沈希儀戰功班馬之亞明代獨步王遵岩遠遜三舍

王遵岩文典亟不流微含涯趣此古文家所難到

遵岩摹曾文最熟其照應及生新意或在關鬧或在提掣或在掉尾通篇俱靈敷詞雅密亦近南豐但火色略大不如子固之簡淨渟蓄要之已是好手

遵若善學南豐妙處固多但照應迴合處太詳密反令人有不勝繚繞之憾學古者當知此弊

凡文字作料多汁水必厚非筆力大便遲不開如攪糜須用木匙重掉不然便膠住若太史公筆力又似怒龍攪海任意翻騰掀自波浪驚人遵若無此本領以所宗者止是東漢也

遵若文氣長力健故拖帶似多而不礙然畢竟是貼地奔馳不能空中騰躍此是他家數限定了若入蘇家手當另有一番氣色

凡文字提筆處多鋪筆處少相形便好看遵若說理文

字一槩鋪敘是以病之

寫色月光本不可畫故染墨地以襯之特用墨又分雅俗死活耳遵岩别程習齋還西笅序用墨可謂雅活

遵岩古文江陵曹忭止選序記刻行余讀其全集碑表誌狀甚肥漫書札雜文往往戱於邪説祭文多四字㒷語詩詞亦甚膚瓶不如曹選之𣵀

荆川鹿門説道理不甚諦當雖間説程朱畢竟不如奉陽明之諄切彼時習氣不止一荆君也

鹿門文氣如雲蒸泉涌此養於古者深也好用長句取姿如草書之有波帶久之鍊不到處亦成拖沓

茅君記事之文甚佳諸傳是也碑誌表狀次其應付者觀之可也

茅君文字往往瀾以華采波及六朝者有之然大勢雄勁亦不爲病○此老行文少一鍊字

鹿門文畧帶肥腴不及震川之骨幹神清較遵岩猶逸宕洒脫

鹿門遊記甚少此體非其所長惟太極洞記奇峭清瘦可仿柳州其仿騷賦系碑之詞用韵不細鍊句亦平平無奇

茅君酬於古文雖應酬套語腔板不改正當於不必避

讀中驗其所學勿厭也

徐文長文奇峭瘦勁似規摹柳州然學文邪雜不成大器時作鬼怪放浪之言尤令人厭○滑稽掉詭以玩世支離借屑以娛人則是當長若正襟拱手而談理諳練沉潛以處事則逝走閃灼不可為典要可歆逞才人而不可與入作者之室登大家之壇此乃自作聰明永離正路可憐惜而不足為師法者

袁中郎為禪所迷恣口放誕不可為訓惟華山記二則可奪柳州之席他遊記亦皆潔勁可觀其敘述西湖諸景不入文派亦是雜湊逸品天目二則絕佳幾欲字字

圈之

艾千子自號正學而極讚王守仁古本大學之妙平時極口闢佛及為僧道作募緣諸疏又道釋迦與仲尼無二明人之不足信如此其序文多為時藝而發理足而局面頗狹惟自敘試草寫場屋困頓之景纏之實傷我心瑣屑曲摯細細描寫正見斯文之可珍質鍊雄偉之氣貫注其中此得力班史趙后罪狀一段他人未易知也

贈送賀壽諸文支綴龐雜不可寓目惟陳大士墓誌跌宕沉鬱無愧古人論文則切責之身後則表彰之此古

人忠厚之道也

馮北海古文有詞采而質肥不可謂之真古文

周礪齋陳情疏痛切過李令伯雖用時格吾謂古道獨存當與椒山大洪并傳千古只是情真理直遂足掩前軼後

毛稚黃集其佳者亦頗雅健但學宗陽明說理都成邪曲耳○稚黃論錢虞山文譏其不純不雅獨爲刺骨

錢牧齋古文其俗在骨詩文序及贈送賀壽之詞皆油滑腐爛無一近古者求者多應者倦其稱引詩書傳記重複汎濫令人厭惜綱懷八家何嘗有此甚矣應酬筆

壘壞文章之品戒之哉

周櫟園極力做文字却不入作者門戶有識者自知之○其極力脫俗便是俗極力擺脫終是沺病在手不辣思不刻胷中無氷雪而多塵土比古人相去幾于里後生勿爲所惑悞了生平大事

書戚三郞事純用瑣細事描寫情狀是史法却不入史品正當於結搆疎密處辨之○此祇如古小說之雋者耳

杜茶邨文凊蒼饒味委婉得筆品在櫟園之上

覩齋論文卷六

膠州張謙宜稚松甫著

初學入手

學古人文當先立志如歐陽公旣已成進士爲美官而舊本韓文未嘗去手刻苦摹擬脫落皮毛有此精神力量自足千古文章所以必傳也

讀書必須靜諦蘇老泉取古人書端坐誦之使其言若出於吾之口其意若出於吾之心積之愈多猶不輕發此其功候也

胡氏曰博而不雜約而不陋此古文之正宗窮經繹史

而必以聖人爲主則不雜矣揚風扢雅而必以理義爲衡則不陋矣士子讀書自五經四書性理通鑑外如左國史漢五代史果能通透浹洽文章經濟不可勝用矣如諸子百家雖力不暇及吾弗以爲病也

四書爲萬書之祖又是童而習之父兄師友日日講貫此尚不明而曰識見足以超千古採獲足以包萬有吾誰欺乎

五經四書五穀也史籍菽粟脯醢鹽蔬茶酒也貫穿饜飫可以養生可以長世若諸子佛老則海外奇品適口滋毒者也大約惑世誣民之輩不高其說不足動衆於

是據堯揑舜呵孔詈孟其說愈上其趨日下至敗國亡家而未已讀者可不慎乎

星歷樂律象數之學非惜門名家莫究其蘊涉獵採獲便欲倦口爭衡多見其不知量耳人無全材亦無全學不知爲不知闕疑以待能者可也

古人必有一部全書在胷中如五經周禮儀禮左國史漢但精其一終身受用不盡若大學衍義通典通考等書只似僧家打盞飯東家一杭西家一勺不論精粗都非元味讀者知擇勿爲所溺可也

李于鱗王鳳洲皆剽竊字句恒飣成篇剏爲不讀漢以

後書特自高欺世耳譬之人身自頭至肩謂之本體由腹到脚謂是長漲音物可乎且五經訓詁始於漢儒紕繆迂曲非程朱不能正也文章壞於六朝非昌黎不能振也再如歐蘇王曾之文于鱗鳳洲可以頡頏奪席者何篇而敢爲此放肆大言乎

天下之大力者惟風與水拔十圍之樹潰千仞之隄須臾而畢然風行水流亦殊不覺其費力氣盛故也當其呼號震地澎湃吞天萬人俱廢然要止便止可消則消雖餘勢猶勁而蕩激之怒已平又令人有除煩滌穢之樂今教若輩爲文當先養氣氣於何養當先明理洞然

確然即孟子所謂集義順理說下勃勃不可遏即孟子所謂浩然充積極盛則亦有拔樹潰隄之力矣

明理非以爲文而文實從此出方其初入不免苦澁久而游甘又久而融汁又久而弩芒生葉勢勃勃而無所發其必發於文乎當其搆思即理也已而造意意即理也以至湊機布勢波瀾橫溢灩無一非理其實心與理俱忘乎與心相忘莫知其然吾之好惡乎奪已不謬於聖賢矣

後生欲學古文先取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太傅政事疏讀之萬徧講之萬徧然後選韓歐長蘇之文各爲一

冊循環誦習俟其下筆有光芒議論有根柢然後以會
文養其度柳文壯其骨不拘一格𨚫要自成門戶至勁
莫如韓至快莫如長蘇至婉曲莫如歐陽報任少卿書
中兼有其妙

學文者先求有所見再求達其所見任臆而行自有轉
換自有低昂起伏承接斷續皆非有心爲之自然中節
至其句法長短字法生熟章法駢散總期於越手快心
而未嘗豫設成法於胸中此則效古文之妙諦也

凡選讀古今人名作當先洗滌常套求其所以不朽者
何在庶得其真

左傳予選四戰史記予月峯評本選三十篇漢書止選霍光一傳若有長才常讀久之定有奇效

予選評西漢文四十篇局必嚴整氣必鬱勃筆欲盤旋飛舞詞欲峭鍊質勁意欲循環照應後生只要熟讀千萬徧使其段段相生段段相湊反側馳騁之勢如我說話有條有理無不如意則諸法皆見光景日新矣

學歐文固佳久之亦有軟熟油膩氣須參以柳州筋骨附搆嚴冷方妙○歐陽之文勿但效其婉媚須看其剛勁直切無愧於西漢處於論事諸狀諸劄子求之

文字出手不高煩蕪無骨者當以王半山集治之

書生所讀之文大將之兵也日日講讀即操練也時時體貼務得其作意即解衣推食也如此久之自然上下一心可使赴湯蹈火

凡讀文當低心伏氣誦畢再細細玩味務令眼光透入冊子裏精神溢出字句外久之熨貼漸能鎔化不知不覺手筆移入隊中從此自成局面若徬慌失措只講皮毛強吞活剝只似戲子穿行頭干你甚事

讀文字要熟做文字要生思路要細密骨格要粗壯

題太滑文當以拘撮勝題太熟文當以蕭疎勝題太平文當以起伏峯巒勝要不爲所制須用如此

用藥有效有補讀書亦然吾所優爲者裁之吾所缺少者增之斟酌勻平勿令偏勝則得矣　我七十五歲才見到此讀書豈是易事然後生自幼埋頭磨鍊勿爭小效中年以後何事不成勉之勉之

叢語

學古之弊畧說數種如春句王正月十二月本非春周制以此月爲歲首曰王正月今天子稱帝王降爲人臣封爵豈可降皇帝爲王改建寅爲建子今文家仍稱春王正月不幾於賤好自耑乎文中子元經仿春秋者也于元魏之祖書曰某年帝正月自太初改曆何代不以

寅為正月豈始於元魏而特書之耶隱公被弒書薨諱國惡也歐陽於朱全忠何屬何親而椒蘭被殺止書帝崩使巨惡得逃於史筆不已謬乎孔子魯人也他國伐魯則稱我司馬遷作列國世家凡被侵者均稱我司馬氏豈魯徧住列國乎陸游作南唐史以李昇為正統陸之先世未有仕南唐者而亦以唐為我何以處藝祖哉此皆大義不明牽拘史書一字而失之者學者可以類推矣

自文選盛行字多增飾假借如檀欒之為團圓劖篸之為蕭森又有歷來從便之字如鞦韆之為秋千邂逅之

爲解后其類甚多爲文但從通行正字無妨其高古若俗套俗情近於市井雖通篇古字何救於濫惡乎

地名不必泥古以其城郭屢遷也官名不必襲舊以其古今異宜也又如閣學禮侍亦係抄報省字之陋此可見於文章乎

漢人法文官自御史大夫以上稱公武官自五府將軍以上稱公餘皆稱君今則無人不公矣每見貴家誌狀敘至子女婚嫁雖生員布衣俱蒙公號且連及其祖父本人上下三公奈何於一家狀誌又及外姓家譜名手一槩刪去令人快心有志者取法於古可也

官銜署名以長爲榮不知宋人所歷之官俱帶本身所謂奪一官者去其初授之小者耳又有高官典郡兼領新職者如歐陽公瀧崗阡表所書官職是也明時例去煩文只論現任一官及應得階級而已至今沿襲焉得自首相直至庶吉士自尙書追及知縣將乎學宋人而不得其解莫陋於此又宋人貶官停勅俱入銜尊君也今則已經降調仍稱前銜是不服降調也甚乖甚悖舉世不知何也

唐宋人傳誌碑表中有五等曰勳階爵號官如推誠保德宣威功臣此號也如柱國上護軍此勳也如光祿大

夫榮祿大夫此階也如國公侯伯子男此爵也兼知某州監某軍此官也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則是尊官兼職不在勳階之列三司者司隸校尉主議察御史中丞持憲綱納言主進奏也

漢之門生凡三等受業者謂之弟子任所薦拔者謂之門生最下則納錢効奔走者汎稱門生猶今之門客也稱道各從其官無老師之名自有科第被取者方稱門生老師然東坡乃歐陽公門生梅聖俞其房師見於詩文者止稱公未有謂之我夫子者即程朱門下止稱先生亦未有稱老夫子者世風日下諂佞公行遂至於此

有志復古者曷少自變乎

太君二字謂帝之祖母也豈可汎加里媪處士二字古以目鴻儒未仕者豈可槩施之白丁商賈又如孺人夫人皆封典所稱加於秀才之婦太溫文貞文靖文定等諡本以天子之命惠及大臣槩施之富翁學究可謂僭而無恥

奏疏牋啟稱呼一定惟行於師友鄉黨有應稱先生者應稱丈者姑丈姨丈視此有應稱表伯叔者有稱伯翁叔翁者惟舅無加父字者可稱幾舅大人妻翁稱岳父古人無之外舅大人似差雅如勉齋之於文公直稱先生又不

以私情論在彼此地位分誼如何耳凡稱爻泐以其學問同患難者爲衙若同寅同里汎汎交際不在此例又古人書中其字其人名也今當書名示敬書中自稱身賈人尊屬之詞勿得輕用古大臣將兵傳檄稱幕府今人不知有稱本都監本將軍者書記無學人也

師法古人必分等類三代而後如留侯武鄉鄴侯是一類房杜范韓是一類文文山畢竟是書生練得許多兵輕輕付與庸兒自已单身犯難終以死報何益之有即前朝鎦青田朱楓林皆學得些占驗術數動得人主所以能與大將共勲名豈是兩個斂手并脚秀才因知程

未是太平時絕好三公貴以撥亂圖霸駕馭英雄末之敢許學者須有識

讀史須向活處想如麻扎刀大斧砍馬脚岳武穆鎗順昌兩用皆效須知鎗是乘其暑天甦積屍動不得時用之岳是號令素嚴主將能摧鋒陷陣足壯人膽若孱兵全無訓鍊鐵騎一衝四散奔潰巳行文亦然心是將筆是兵氣盛驅遣即號令也

崇禎甲申順治乙酉之際所謂龍蛇混雜者也中閒仗節効忠豈無其人然亦有妄想功名圖保身家者有愛惜殘生削髮苟免自附於逸民高士者南方幾個阿諛

秀才望風附會才有絲來毫去便說得山斗齊名北方風俗質樸訛傳耳食一口咬定久之似乎信史及覈其實行不如所傳者多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於聖經猶然況稗官野乘乎嗟夫霜凋黑草火鍊真金後世史官必有爲之分別者

一事而傳聞異詞無可折衷者須詳其出自何人按其世次以情理度之勿抑揚太過又有史臣失記令人致疑者如金川門開燕王到已三日方正學尙未死豈是偷生必因偵候遞文消息欲與俱去適會其擒遂至衰絰大罵耳此皆不可不忍如史道鄰在揚州死節有傳

其在梅花嶺遇害大兵親見者有傳其被執至城樓不屈被殺出於義兒某之口者總之一死皆可存也

讀書固要獨出手眼亦須博採羣言如左傳鄭伯寤生解者不一大都不切周櫟園後起却說是初產嬰兒氣短不能啼者謂之寤生爲近於死所以母驚最合情理前人說俱廢矣

漢文帝賜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有看作謙抑者看作推誠者俱不得其情佗開罪呂后怒絕其貢使彼遂忿而稱帝今云側室之子必不修嫡母舊怨拒絕交好此一句已足釋尉佗之疑正是黃老作用所以佗

書則曰蠻夷大長已去帝號必曰老夫臣佗儼然以高帝故人自處其稱呼亦帶桀驁只此機鋒相抵處一晌無人看出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只此起手已是怨憤填膺時遷爲中書令楽宦官之長也恥居此官故援父銜以明世職遭刑辱先故不言子而言僕只明此便曉得通篇意思又如呂后本紀稱高祖微時妃一微字內便見非名門淑女其悍妬淫惡俱包在內顧讀書人以類引伸之

漢書古今人物表初評其無謂旣而思之總爲洩是鄙

累後裔故借許多人階此特獻媚而非史法讀者勿怨

畧過去

陳壽爲諸葛丞相立傳言將畧非其所長此因司馬懿

畏蜀如虎故抑丞相以回護之時壽已降晉不敢不爲

此言如言孔子文章欠通豈能服人

按左傳天子聘公侯之姊妹及女爲后必奏云先臣之

子某若而人而如也若而人言其貌似人不敢道其美

惡也後誤作若干人則字義不通矣乃名公亦不能免

何哉

方正學爲父濟寧君立傳書名如史法後學自立家傳

可倣其例

宋陳堯佐能殺鱷魚功似大於昌黎而世不盡知其文不足傳也鉅手著作豈可忽乎哉

鄭之祖桓王母弟國於近郊平王東遷實藉其力當時以鄭爲重凡有關係及加意尊敬之事承用此二字後生不可不知

吾家避亂江南時父母皆壯年祖父母則衰年也至今讀手書日記若湯火臨身魂魄沮喪無他親之也因此意落筆作敘發先人未言之情乃所謂文心文情若汎汎如局外看人恐濯爲之歎息時事旁生議論竟不是

骨肉天性矣述此意以告兒子凡代先聖先賢及忠孝
節烈人設想亦須如此真切庶不至漫浪無根耳
編此書完從子守銓歎其精切所不足者爲祇是上一
截事于應之曰下一截是學者事臨文時展紙揮毫自
巳尚不能定是如何起如何接如何插合掉轉文成讀
之諸法未嘗不在此處說不得讀文十徧是一光景百
千徧是一光景萬徧後無光景而光景愈變愈新不用
人說○右二則卽吾著述之微意也附錄於末卽以當
跋
自拗相改經義而古文大壞後遂有秀才變爲學究之

惜夫學究未嘗不評選古文也特識趣鄙陋性好拘泥寸寸節節必爲訓詁而精神意思所注懵如也讀者依其面貌繩尺以爲古文但見其顢頇支綴一如時文之下品而已乎雖不能追先民之大雅而學究之弊必知其所以然故晚年著述不過撮其精華指點竅會以待好學深思者研求閱歷而自得之若執此爲古文之定局是又見彈丸而思鴞炙何足與言古文哉

康熙辛丑末伏後四日山南書隱老人題

先大人論文之旨散見羣書日記當將未及纂錄者凡數百卷　顧恐十八而遺失罪戾滋甚努力編集得

三百七十餘則入原本百八十條畧分類次抄爲六卷謹藏於家以待後之有文字緣者癸丑八月發軔淸錄成冊則在甲寅五月旹先嚴見背已四年矣男頎拔淚謹誌

孫男家訓 儒仝校